

從容猶易歷險途而匆迫更難矣歷險途
矣又匆迫矣其歸宿或近猶以爲吾之懋
息在咫尺間耳必不甘廢半途以墮前功
縱筋力輸竭亦將勉強支撐也歸宿若遠
則以謂吾之懋息茫無畔際卽勉強支撐
將來不免半廢也筋力雖尚有餘亦將甘
心而謝脫矣此自然之情必至之勢也然
則郡邑之有司其負擔者乎邊方之郡邑
其險途乎邊方而又衝煩其匆迫乎破常

格而優異之是歸宿之程近也誰人不知
勉強拘常格而久困之是歸宿之程遠也
誰人不思謝脫哉先是按臣倪應春衝邊
需才一疏內云有觀望而不欲選有已選
而不赴任有赴任而曠曠從事有賢聲甫
著而輒圖遷謫甚至以乞休高冥鴻之志
以彈文作出疆之符者此真見勞逸之不
均據有司謝脫之實狀而一一言之也臣
嘗于役恒山夙知其爲邊方之地衝煩之

途然尚未知其萬苦萬辛如今日之甚也
自承乏茲土目擊諸臣勞瘁之狀心竊傷
之然猶噤不欲爲諸臣言私已而思之體
羣臣則報禮重此自大道何謂私也按臣
應眷之言曰廣寧潰陷榆關作屏順永保
河一帶昔爲腹裏今爲衝邊保定則清苑
安肅定興慶都新城雄縣易州涑水河間
則任丘河間獻縣交河阜城景州靜海青
縣興濟南皮東光吳橋滄州以及永平一

府所屬六州縣正官俱歷任一年准作年
半之俸治行平等者二年優陞治行卓越
應行取者三年准作四年四箇月未幾而
冢臣張問達覆臺省諸臣疏內言重守令
之道一在辨險夷衝僻謂真定以北迄於
永平皆險阨要地一在酌邊腹勞逸謂邊
吏之馳驅原十倍於中土雖賢者未嘗懷
賜金增秩之思而

聖世不可無旌異拔能之典故有均賦役儲錢

穀平訟獄救水旱禦盜賊者應照九鎮兵備守巡官加級例另立邊俸有司簿一冊治行平等者二年准作三年照例序轉有三年異政者准與腹裏四年四箇月者一體考選業奉

聖旨允俞矣已覆撫臣趙彥袁可立按臣游士任疏云有永平邊方之新例豈其於二東而靳之臣歷觀諸疏則今日有司之勞瘁皆內外臣工之所稔知而

皇上之所大爲軫念者也夫永平之爲邊方也非以其近邊也若止以其近邊卽謂之邊方則奴酋未發難以前獨非近邊而今日乃始近邊准俸耶以其有供應軍需之勞也若以供應軍需論則買硝買黃買鐵買牛買豆造車造刀造砲造盔甲保定河間真定有一州一縣減於永平所屬者乎然永平去邊較近轉運之力尚省保定河間真定去邊較遠轉運之力更多然則用力

省者勞乎用力多者勞乎吏部疏云重守
令之道一在酌邊腹勞逸此正勞逸所當
酌者也况真定一府真定及井陘獲鹿欒
城無極定州新樂趙州栢鄉等處

祖制隸之邊方按臣閱邊之後例有舉劾則真
定州縣之爲邊方也久矣又登萊准俸得
與永平比例者不過爲全遼失陷登萊遙
護

神京近鄰海蓋諸州也然萊州去

神京一千四百里登州去

神京一千七百里真定之去

神京也僅六百餘里然則近者拱護切乎遠
者拱護切乎登萊去海蓋七百餘里尚有
五百里大海爲之阻隔真定去倒馬等關
僅二百餘里去大同等關僅五百餘里嘉
靖庚戌虜入大同闖倒馬關直抵

京師毫無阻隔遼東奴猖獗全遼失陷
國家有遼東則撫順爲首遼陽居中廣寧爲

後無遼東則山海爲首薊鎮居中眞保爲
後今日之眞保今日之廣寧也而况奴必
不棄其所長而用其所短然則登萊者險
耶眞保者險耶吏部疏云重守令之道一
在辨險夷衝僻而又曰眞定以北迄於永
平皆險阨要地則固已辨之晰矣若夫衝
僻之辨則更有不忍言者晨鍾而出暮鍾
而入竟日精神盡用之於奔走倏而北去
者送矣又倏而南來者迎矣疲瘁之形頽

尾之魚也忽北官署趨出矣又南公館晉
謁矣偃僂之狀跛行之蹇也一日之間如
此者不下數十番自此之外索夫者索馬
者索車者索羸者索柴水索米菜索油炭
者嘈嘈啞啞聲成鼎沸此皆持

皇華之節勞四牡之馳州縣官職應供備者也
是以頭如斃播手似輪旋前後左右應接
不暇夏日則面垢汗土之泥氣聽牛喘冬
月則鬚綴氣結之冰腮裂龜文檢閱案牘

皆五鼓之工夫聽審詞訟皆三更之事體矣今日然明日復然通宵之寐經年不得一焉公退之食經月不得一焉定省之誼經旬不得一焉州縣官形神雖壯健乎飲食不暇寢息不適不勞而成病者幾希矣吏部覆登萊疏曰官於其地者事不得不煩業於其官者貌不得不瘁懇到哉其言之也又曰有永平邊方之新例豈其於二東而靳之臣亦曰登萊之去

神京遠者不靳之豈其於

畿輔之最近者而靳之乎據此斟酌則真定府之真定藥城定州新樂趙州栢鄉獲鹿井陘無極及南宮新河寧晉與保定府之清苑安肅定興慶都新城雄縣易州涑水河間府之任丘河間獻縣交河阜城景州靜海青縣興濟南皮東光吳橋滄州當依新例作邊俸無疑矣至於承

德意而督羣牧保定河間真定邊方之府廳與

腹裏迥異擁貔貅而備緩急保定河間真
定邊方之監司亦與腹裏迥異皆當照九
鎮加級例破格陞擢以酬危疆之勞者也
如此則

畿輔見在之官必無賢聲甫著而輒圖遷謫
者矣更無以乞休高冥鴻之志者矣以彈
文作出疆之符者矣將來之官必無有觀
望而不欲選者矣必無有已選而不赴任
者矣更無有赴任而曠曠從事者矣勞臣

感

優異之恩

皇上得臣工之用其關於根本之計豈淺鮮哉
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潘文龍合
詞以

請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非私一體
覆

請以憑推陞行取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拾貳月貳拾肆日題正月初七奉
聖旨吏部知道

辭加副都疏

奏爲微臣無可賞之功

聖主有非功之賞懇乞

天恩俯容辭免以昭公道以安愚分事臣惟

帝王所以治天下者賞罰二大柄而已有功不

賞有罪不罰則無以慰立功之心褫獲罪

之膽而天下不得治賞不當功罰不當罪

則適以重不虞之愧疚灰求全之心而天下

亦不得治故殷人頌高宗撻伐之功入荆

阻哀荆旅至於有截之盛以爲真湯孫之緒也此豈不赫聲濯靈哉而推本言之則不僭不濫不敢怠遑若曰此其所以對天命合民心而命於下國封建厥福者也向使高宗賞無功而至於僭罰無罪而至於濫則天命去人心離亦何以服荆楚制氏羗而設都於禹之績者凜凜然惟勿予禍謫是幾幸哉今天下奴氛猖獗奢安陸梁白蓮之徒起而滅滅而思起者幾徧寓內

臣以爲此非直荆楚畔殷足玷

盛治而治天下者必須有功者賞有罪者罰無功者必不賞無罪者必不罰然後賞足勸罰足懲人人競勉於功之途怵惕於罪之路而綱無不舉紀無不張守無不堅戰無不勝矣乃一旦以臣無功之身濫無功之賞屋漏內省何以爲心出對軍民何施眉目乎哉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接邸報吏部一本爲妖賊蕩平事奉

聖旨趙彥蕩平妖賊功績懋隆加陞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張鳳翔馮嘉會弭盜
安民竝著勞績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俱照舊巡撫欽此臣讀之愧汗浹背卽欲
草疏叩

辭而

皇上已禁封矣今當春始萬彙更新輒敢披瀝
赤肝控辭

新命夫

皇上之慨然加臣副都御史也得非聽臺省諸
臣之言而從冢臣之

請乎此

皇上如天之德不忍拒諸臣過譽之言而不知
臣揆之分義質之方寸固耿耿有所未安
也臣履任數日卽有青衿王鶴年輩殺掠
東明之事又二月而有妖首于弘志輩稱
亂武邑之事又三月而有東賊張懷恩李
世能輩流劫開州東明之事又一月而有

西賊侯德張九臯輩調兵涑水紫荆關之
事夫臣受

皇上之命填撫六郡不能使六郡之中盜不興
妖不作賊不敢窺我疆界是臣負

皇上之任使也臣之罪也

皇上不卽加斥逐使臣得藉文武將吏力勝之
此

宗廟

社稷之福文武將吏之功而非臣之功也且盜
賊妖亂所戕殺皆

皇上之赤子也文武將吏所誅夷有一非

皇上之赤子者乎以各處旣亂而定瀕死而生
者爲臣之功而各處呻吟未息瘡痍未起
者獨非臣之罪乎臣請辟之人家主伯亞
旅至戚也旅之中有一人焉手刃其兄弟
而兇鋒虐焰不難扼主之吭而奪之食伯
於是驚惶錯愕授亞以挺擊殺其刃兄弟
者而衆兄弟之驚魂猶未定也臣計稱觴

上壽時爲之主者方痛刃於旅者擊殺於
亞者何莫非吾子而赫然震怒呵譴其伯
以爲平日之教率爲未謹也若主以伯之
授挺爲有功而爵之伯亦偃然自居功而
受爵夫且以一體爲異類也可乎不可乎
皇上天下共主臣其伯文武將吏其亞而盜賊
妖黨與億萬平民皆其旅也總之一體而
分非若夷狄禽獸非我族類可以首功計
也非功而行賞

皇上無以鼓羣心非功而受賞微臣無以安素
念羣心不鼓則

皇上之法窮素念不安則微臣之心苦臣嘗痛
憤此事至於抑鬱無聊困劣莫支去年曾
兩疏乞

罷而不蒙

皇上允俞臣以地方多事疑於卸擔不得不勉
強因循而抵今食息未復舊也若再加此
一段跼踖覩報不自安寧之念則臣之病

愈增而愈不可藥矣伏乞

皇上鑒臣真誠收回

成命許臣照舊以僉都御史巡撫

畿南庶

一人之賞罰不僭不濫四方之夷貊來享來王
而

皇上中興之治遠軼高宗萬萬矣臣無任激切
待

命之至天啓三年正月初七日奏本月二十四

日奉

聖旨張鳳翔弭變安民勞績茂著加秩宜遵成
命不准辭吏部知道

甄別將領疏

題為甄別關營官員以示激勸以重軍務事
卷查先准總督軍門咨准兵部咨內開該
本部題通行薊昌保定宣大各督撫衙門
年終將本鎮額定實在主客官兵及馬羸
軍火器械有無增損召補果否修舉廢弛
俱照遼東甄別疏例開註以議功罪定賞
罰等因又准總督軍門咨為酌議海防未
盡事宜汰虛糜定經久以永固

神畿牖戶事准兵部咨內開天津水陸二營
向屬海防專管未經通行今既併入保鎮
其將領等官亦應照例年終甄別舉刺獎
戒等因俱題奉

欽依備咨遵行在卷案照已行各道查照造報
去後今據井陘易州等道兵備按察使等
官熊文燦徐騰芳等各呈送天啓元年分
各關營訓練軍兵馬贏軍火器械增損召
補及屯種稻糧各數目造冊分別將領等

官賢否開報到臣該臣會同出鎮行邊總
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
倭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都御史王象乾議照

國家折衝禦侮成戡定之功者惟二三熊虎
不貳心之臣是賴故尚父與武王論將勇
智仁信忠若以忠爲五材結穴處臣以爲
正五材發脉處試觀奴患以來敗逃接踵
豈非無忠做勇智仁信不出哉臣鎮在

神京爲腹心在天下爲根本一旦有事必真
正熱心可稱忠臣方足倚賴故臣論將以
忠爲第一義而才略次之武藝又次之最
下則汙穢蓄縮不可使一日位於軍旅之
上者也除營路將領新任并陞調別鎮者
不敢槩敘物議昭彰已經論劾者無庸再
議各中軍千把總等官應獎戒革任者臣
等照例徑行并軍馬器械屯種等項數目
造冊送部外其見任忠勤最著如倒馬關

叅將張體乾壯鎖鑰于巖關只尺

神京蹲虎豹掃妖氛于武邑百千赤縣倚干
城紫荆關管叅將事遊擊劉汶才捷蜚狐
氣雄食虎壯略咸推宿將威風預卜元戎
馬水口管叅將事遊擊宗維城才迅烈風
排海操清皎月懸空萬里長城一方保障
龍固關管叅將事遊擊王希葛氣局標霞
才華浴日挾纊聲喧部伍提麾色壯河山
真定車營管遊擊事都司吳周支一片靈

心千尋灑氣督鋪勢增天險投醪歡動人
和河大營管遊擊事都司殷道隆鳴劔刺
虹援桴動地省括猿愁百步設機鳶起八
門天津海防營管遊擊事都司周維新壯
懷貫日妙略出神堪驚氣勃綠萍共聽歌
傳楊柳天津海防右營管遊擊事都司張
萬春心孚鳴鶴才擬清鸞鳩工百堵盤虹
蒐衆三門飛電瀋陽營管遊擊事都司韓
國民酌爽寧其苦檠流膏獨布香醪技絕

穿楊令行赴火德州春班營管遊擊事都
司焦慶延夜月飛營天山絕技露覆虎羣
戴德日嚴鳩衆趨公保定忠順營都司吳
承恩雅負雄心滅虜旋抒壯略行邊

王事獨勞將材羣仰定州忠順營都司安從
孔俊逸叅軍美度嚴明介子雄威閩制中
山標馳外塞浮圖峪守備胡進忠猷壯風
行紫塞威高氣凜清霜胸中有兵口前無
虜白石口守備孫績業浩氣長風破浪雄

標獨柱擎空紀律聲嚴旌旗色變河間守
備朱拱臣虓虎姿雄燔魚志烈玉帳光生
綠草金壇風繞黃花天津督餉部院標下
旗鼓守備只啓元機沉六術謀諳三韜載
旌星斗迴光提劔風雲變色天津巡撫標
下旗鼓守備楊大慶月陣獨神鳶翼星門
共詫虎頭氣激清霜謀深飛炬臣標下旗
鼓守備韋策雍容決勝綸巾顧盼徐行按
轡無虛驕氣有儒將風保定總兵標下旗

鼓守備高如斗跡發儒門韜餘武庫簡練
威生劔戟傳宣氣肅旌旄易州道中軍守
備牛荷重儀標爽俊智略深沉傳宣氣鼓
團花鎮定風高大樹天津道中軍守備張
其珍七尺昂藏一腔激烈督運甘肅手足
奉公不愛髮膚龍泉關把總周甘甫措鐸
轅門馳譽援桴麗服生威獸錦星明龍泉
霧合大龍門把總馮宗京俊品臨風玉樹
雄韜逼漢金墉懸劔星搖投醪春盎金水

口把總劉士傑開帳風雄燕額登壇威震
虎牙技絕長楊名列細柳井陘道忠兵營
中軍把總王元化超驤氣過行雲投筆曾
吞破浪箕裘維舊旗鼓聿新以上諸臣皆
將領之賢內劉汶宗維城王希葛張萬春
胡進忠近報陞任未離地方周維新朱拱
臣只啓元楊大慶韋策高如斗牛荷重張
其珍周甘雨王元化今任雖淺轉自臣屬
均應薦揚以備擢用者也至於各關營中

軍千總等官如倒馬關千總今改中軍寧
山衛鎮撫王元禕器偉匈奴望拜功高大
宛羣空插箭嶺中軍武舉官劉文喬令下
九天飛鶴巧穿百步啼猿真定車營中軍
今調吳王口管總武舉官方應旗馳馬摻
孤更壯談兵料敵尤竒真定車營中軍今
調龍固營中軍神武右衛右所鎮撫劉應
春姿標七尺稱雄力挽雙石命中馬水口
右哨千總保定後衛指揮李堉練智橫驅

嶽石標奇屹作干城真定標營千總今調
軍城口守口山西潞州衛指揮李蕃實風
勁角聲壯膽星寒劍氣藏胸北黑山守口
今調井陘道忠兵營千總武舉官高元衡
擲管玄符遶陣佩囊白氣橫空惡石口守
口今調跌馬崖管總武舉官聶鎮疆雄心
逐電追風瑩節飡霜吸露道水口守口今
調大龍門管總保定中衛鎮撫唐世昌握
塵玄符若瀉披圖紫塞欲馳真定民兵營

千總今收真定車營千總真定衛右所百
戶王世臣撫恤霖滋部曲整齊電遶營盤
挿箭嶺巡捕武功右衛指揮伍維藩龍媒
已試懸崖鵠舉宜騫遠漢以上諸臣均於
防練有裨相應紀錄以備擢用者也又訪
得大寧管操捕兼屯局都司盛國忠罔修
簠簋惟恣貪饕毀面喪心百計網羅充橐
剥膏吸髓三軍怨懟填胷一生員王五昌
夜醉至水戶李全家被全毆打傷面因將

妓四巧月娥具呈本官本官酷索李全銀三十兩徑自釋放原差羊栢證一水戶王進榮具告王平政柴大官霸姦劉二姐本官索平政銀二十兩猶不滿欲將平政逼逃山海關羊栢證一本官隨任家奴占坐各營操備援軍李照二等共二十餘名按月託心腹舍人王武光支領約得銀八十餘兩把總劉諫證一本官將牢子夜不收伴當旗牌盧自汗等四十餘名放班五日

索銀五分約得銀五十餘兩杜允中證一本官代署左營事務坐占薪水家丁劉九羔等五十名每名每月索銀八錢共得銀四十兩王朴皮證一本官代署一千營事務坐占各項人役許小八等一百二十餘名每名五日索要賣班銀一錢計得銀一百五十餘兩掾房樊屏證一本官監把總司邦慶打造盔甲指短物料銀二十兩致邦慶貧無陪措私逃回籍韓明證一本官

坐放均徭工食私占各衛捕屯牢役一名
約得銀三十兩董金證一聽信積書李聯
春舍人王武光等四散緝拏賭博將富者
索銀錢三十餘兩賣放將貧民楊三拘責
三十板送斷事司監比誨屬濫攀以致情
極縊死馮經證一大莊村吳三等四人被
讐誣告索要銀錢不遂卽皆枷號三月毒
痛幾死地方袁秉忠證一選用武官例繇
道府本官擅自索得胡振梁國臣銀三十

兩取委一千營把總李聯春證一清苑縣
壯丁宋廷祿等被人誣首賭博本官索銀
不遂將廷祿酷打三十板送監究比馮經
證此一臣者寡廉鮮耻重賄賂於官箴逐
臭集膺視疆場爲利藪

朝廷之金錢有數寧任侵漁瘠軍之脂血幾何
可堪蝨賊旣無資其一臂安容蠹我五兵
所當革任回衛以示懲創者也忠兵營把
總曹鳴謙性若狼貪慘如蝮螫吮吸之皮

毛殆盡暴橫之荼毒愈加烏龍溝口把總
晏廷蕙日云莫矣計無復之祇知谿壑情
深堪畏關城怨滿寧靜安把總賈功臣才
姿出衆意氣凌人乖崖自是難容磨厲終
當有用真定民兵營都司管遊擊事蕭仲
朗朗清標翩翩雅度儘足儼輕裘緩帶殊
不倫鐵馬金戈此四臣者在曹鳴謙原缺
已經吞捕仍應除名在晏廷蕙亟行革職
賈功臣重加降調蕭仲量調緩地者也保

定標營都司葛維覃文墨矜高旣失當時
之意鞭笞狼毒聿召回頭之嘆此一臣者
著有射訣考核頗真唯是自詫詞人不合
總鎮總鎮行時留家人三名在署內以俟
新鎮其一人因病其二人因有家累次日
維覃入見卽驅之出其人以總鎮之僕言
語相激維覃遂怒而責之吁誠過矣舊鎮
所以聞而忿忿而叅也顧鎮臣與臣輩文
移書牘不時往返維覃旣有貪婪實跡便

當具揭知會而既已啓行乃以小嫌露章
至謂故違

明旨顯悞軍機則過情之毀所謂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者也臣輩俱蒙

皇上予以糾劾之權然亦必往復會稿

祖宗立法自有深意而總鎮今日叅一文明日
叅一武杳不與督撫按關相聞是乎非乎
在事總鎮無不會同臣輩之理矧解保定
而川貴矣以川貴總鎮而叅保定都司是

乎非乎時雖重武未至廢文柰何總鎮絕
不以一字相聞也臣向來極重總鎮有氣
魄有操守可稱武家白眉獨至今日則不
能代總鎮曲爲解也總鎮爲

國効力有事南方臣非敢求多特因維覃拈
出此段公案使存於天下耳若維覃者仍
應議處以存總鎮之體竝應申飭以存諸
臣之體者也臣鎮危地也不易將恐不足
濟緩急而易之又恐不能猝至奴酋舉事

往往在春儻山海卒有聲息而左右無人則大事去矣事急矣得一人以安失一人以危安危之際間不容髮到此關頭豈容等待倒馬關叅將張體乾紫荆關遊擊劉汶一則嘍哨夙將一則掃蕩新功或使左執鞭弭或使右屬橐鞬旌旗將見改色鍾鼓亦爲式靈此二臣者在體乾歷俸已久所當加副總兵職銜管真定標營遊擊事務在汶聞報方新所當以新陞叅將職銜

留管真定民兵營遊擊事務以練臣標下之兵者也真定標營都司靳廷柱瓌琦虎貌熊姿優恤鵠恬鸛躍三軍福將一塞干城此一臣者所當量陞遊擊職銜管倒馬關叅將事務以練關營之兵者也加銜都司曹卓立初授迎恩守備已調山陰守備臣在

京師見之有軀幹有武藝英風勃勃偉論滔滔而一及時事不勝搯擊臣携與俱來會

龍固營缺卽移咨兵部求卓立調補而部
於咨之前三日除有人矣臣乃復咨部留
委標下招募新兵俟募有次第另

題職銜所遺員缺另行推補卓立夙有意氣
數月而兵大集卓立且募且練到臣過驗
業已成軍已而東妖西潰臣遣卓立率官
兵往卓立不貪功不生事肅然而往肅然
而歸凡經過駐劄處所驩然稱有紀律而
輸草輸豆庶幾壺漿箠食之風妖賊聞之

一夕立解此固見任官所不得歷山陰俸
者臣羈之也葛維覃與卓立同已未中式
而名次在卓立之後其坐營蓋初授也而
卓立又兩任守備於坐營爲絀然事急用
人不能爲卓立計而卓立亦不以是爲意
此一臣者所當推補總兵坐營僉書以練
上谷之兵者也臣標下中軍陳堯典一世
之英萬人之敵敦詩書而悅禮樂伯伊呂
而仲孫吳閭者武邑之變運籌決策甚賴

其力今事已平俸又及期所當實授遊擊
職銜以資其帷幄之謀者也臣事甚迫臣
心甚苦臣布置甚艱非經臣之累試臣不
敢用非經臣之急需臣不敢

請要在朝呼夕至操縱應手庶有濟於燃眉耳
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張
體乾等亟行擢用盛國忠等分別議處庶
勸懲明而忠義知奮其有裨於安攘匪眇

小矣天啓參年正月拾陸日會題貳月初
肆日奉

聖旨兵部知道

覆甄別將領疏

兵部爲甄別關營官員以示激勸以重軍務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行邊尚書王象乾題前事等因又該保定巡撫張鳳翔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薦舉叅遊都守千把總等官宗維城等俱照例附簿紀錄以備擢用外爲照保鎮內拱

皇圖外扼紫塞爲畿南重地將領等官皆有干
掇之寄勝其任者不可廢明揚之典溺其
職者又當加磨勵之方督撫甄別關營官
員議將倒馬關叅將張體乾加副總兵職
銜管真定標營遊擊事務紫荆關遊擊劉
汶以新陞叅將職銜留管真定民兵營遊
擊事務真定標營都司靳廷柱量陞遊擊
職銜管倒馬關叅將事務保定巡撫標下
中軍陳堯典陞遊擊職銜此皆量才授任

之意所當允從者也內曹卓立雖未歷守
備實俸然募兵有方征妖効力不妨破格
陞授以酬其勞至於大寧管操捕兼屯局
都司盛國忠忠兵營把總曹鳴謙烏龍溝
把總晏廷蕙寧靜安把總賈功臣真定民
兵營都司管遊擊事蕭仲保定總兵標下
坐營中軍葛維單或貪婪不法或縱恣招
尤或年迫桑榆或才難任劇委應分別議
處以示創懲旣今會題前來相應依議覆

請合候

命下將張體乾加副總兵職銜管真定標營遊擊將軍事務劉汝以新陞叅將職銜留管真定民兵營遊擊將軍事務靳廷柱量陞遊擊將軍職銜管倒馬關叅將事務陳亮典量陞遊擊將軍管保定巡撫標下中軍事務曹卓立量陞署都指揮僉事以都司僉書職銜管保定總兵標下坐營中軍事本部備查各官原擬責任應請

勅者請

勅應給劄者給劄中有合用

符驗牌照例就彼交代具繇回奏其盛國忠曹鳴謙晏廷蕙賈功臣四員俱革任回衛葛維單技擅穿楊著有射訣亦韎韐中之錚錚者卽如魯欽之言貪婪有據何不公舉於在任之時而具疏於旣去之後且不

會同撫按徑行叅論事出創聞豈維單之不肖欽獨知之而撫按反不知耶欽之徑

情自遂卽維覃之罪狀未真但其任性而
責欽之僕亦其自取之尤應行降處赴部
別用者也蕭伸改調緩地赴部候補烏龍
溝寧靜安各把總員缺已經推補遺下
神樞八營執事叅將大寧管操捕者屯局都
司各員缺另行推補以後總鎮擅行叅劾
不經會同撫按者俱宜嚴禁以杜萋斐等
因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本部尚書等
等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